

從民國七十五年至民國八十五年，「綠色小組」紀錄了一批臺灣解嚴前後十年間超過三千卷錄影帶的社會運動影像紀錄，內容涵蓋人權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老兵返鄉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古蹟維護保存運動等等，此批綠色小組所拍攝的影像資料，呈現了一種在當時主流媒體壟斷之下的獨立觀點與民間聲音，「綠色小組」在解嚴前後的臺灣歷史舞台上出現，不僅見證了臺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它所實踐的一個獨立媒體的精神價值也成為了臺灣媒體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今天要回顧80年代那個轉型中的臺灣，這是一批不可或缺的資料，又由於三千捲錄影帶數量龐大而且完整，今天臺灣在歷史書寫時斷然無法忽視它們的存在。

我與「綠色小組」結緣於1984年前後，當時「綠色」成員之一的王智章兄到美國考察，經蔡健仁老師介紹我們認識，當時交換了一些有關獨立媒體的概念，1987年解嚴前後我結束留學生活回到臺灣，當時「綠色小組」正熱火朝天的投入紀錄轉型中的臺灣工作，經由王菲林兄的引介我來到了「綠色小組」的工作室也得以結識「綠色」其他的成員，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與國會全面的改選的腳步，「綠色」也逐漸完成了它階段性的任務，在90年代初期停止了發行業務後，就逐漸淡出了臺灣媒體的舞台，1997年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在臺南烏山頭成立，我國第一所培育紀錄片製作人才的訓練機構「音像紀錄研究所」也同時在臺南藝術學院成立，紀錄所創立的精神價值不少是延續「綠色小組」獨立媒體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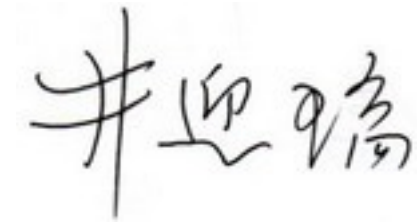
這批影像資料的價值與重要性不言可喻，原「綠色小組」成員對此批影像資料極為重視，1998年我與綠色的成員會商，建議將這些資料運至臺南藝術學院保存，一方面可供教育學子一方面可帶領學生維護整理，這個想法獲得了綠色成員們的認同，協調了林信誼兄來南藝任此重任，一方面教育學子一方面整理影帶，他們的角色也從街頭的衝撞，改變為校園內的經驗傳承，讓學子們獲益良多，「綠色」的存在也豐富了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多元內涵，其後的幾年裡臺灣媒體環境遇到了媒材與技術急速變遷的挑戰，各種新興媒體快速轉換更迭，這對於音像資料的維護保存十分的不利，對於經費本就不寬裕的教育機構挑戰更為艱鉅，我們曾經諮詢過台北傳播圈科技怪才束連元兄的意見把原始綠色母帶轉換至DVC-PRO保存，誰知道工作進行不到一半媒體格式又改變、DVC-PRO又被淘汰了。

媒體轉換又加上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使得綠色影帶的維護保存計畫受到很大的干擾，幾經波折之下在2006年本校終於獲得當時教育部范巽綠次長的重視，本校獲得了一筆來自教育部的補助，使得綠色小組終於在95年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開始合作著手進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典藏1986－1997年歷史影像修復與開放使用計畫」，此案即是針對這批珍貴資料影像的保存維護與後續利用計畫構想而提出，期望能在雙方合作之下共同將這批珍貴的影音資料作適當的維護保存以及規劃後續開放使用的平台，未來能提供更多人研究了解之用。

對我這一個走過臺灣戒嚴與解嚴年代的一代人而言，保存綠色影像不完全是感情因素，更多的是一種理想與責任感要求我要典守「綠色」資料，典守著我這一代人的資料，我要讓它們能夠流傳下去，那是我對「綠色」成員的承諾，對臺灣的承諾，用了15年才完成的承諾，其實我是幸運的能夠親眼看見我的承諾實現，我要謝謝教育部，謝謝漢寶德校長，是他的遠見才得以在南臺灣設立影像維護保存機制，謝謝黃碧端校長，是她的大度使得綠色資料才不分顏色的被南藝大所包容，謝謝李肇修校長，是他的發自內心的認同與熱誠，在教育部的挹注終止後仍不斷寬列經費支援後續數位化的工作，甚至就在就職之後隨我驅車前往花蓮拜訪王智章兄，親自表達持續支持維護整理的校方態度，其誠意令人動容，謝謝參與此計畫的同仁：關曉榮、張照堂、陳品君、陳裕星、楊祖珺、洪榕綸、熊文華、邱怡萍、謝侑恩、莊凱婷，大家都是秉持著大公無私的精神來促成綠色資料的典藏與維護，還要謝謝我們媒體

中心的助理們包括：郭大維、方士銘、盧建評、沈淑雅、邱惠玲，他們日復一日且耐心地做著細緻而瑣碎的工作，然而他們在工作中、在與歷史相處的過程中找到了自我的價值，我也要謝謝本校資訊處的同仁，包括前後任資訊長，李威龍、蔡慶同以及詹信德組長，他們經常隨傳隨到做為我們建構數位資料庫過程中強而有力的後盾，同樣的這些都是來自於他們對綠色小組影像資料的認同，也都能看見它們將對於臺灣所具有的意義。

計畫主持人 井迎瑞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井迎瑞' (Jing Yingru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